

五十年一声妈

张奋平



二姐不是抱养的，而是仅大我一岁的亲姐姐。可在我的记忆里，二姐是从不叫“妈”的。好像家里的妈是别人的妈，而不是她自己的妈。为此，我们小时候常常笑她。长大后，我们知道了二姐不叫妈的缘由，也就很少再提这事了。

二姐也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、成人、出嫁的，她得到的父母之爱并不比我们少。平时和我们说起来，也是“咱爸、咱妈”的，但到了母亲面前就不叫妈了。我和大姐私下里说，二姐不是不想叫，而是内心的胆怯与自卑让她叫不出口。

二姐不叫妈的缘由，还应从她两岁时说起。母亲是姥姥的独生女，她成家后，因为姥姥很是孤寂，故而常常住在娘家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。等生下我时，家里已经有3个孩子了，生活负担加重，使得母亲住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后来，母亲与父亲一商量，决定把二姐留给姥姥抚养。当时二姐3岁，已经会说话，伶俐乖巧，很讨人喜欢。母亲说，当她隔了一个月去看二姐时，二姐还高兴地扑到怀里叫妈妈，分外亲热，可再过两个月去时，二姐就认生了。这样一来二去，二姐便只和姥姥姥爷亲热，也不再叫妈了。

二姐9岁时，年仅54岁的姥姥不幸去世，二姐又回到母亲身边生活。二姐回到了真正的家，却极不适应，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一般，有想要的也不敢上手。其实，母亲常常为二姐撑腰做主。在儿时的记忆里，只要我和二姐一淘气，母亲骂的一准是我，因此，我对二姐的埋怨也不少。

只是，二姐心里一直觉得，她和我们姊妹们不一样，什么事都得小心翼翼才对。

母亲那时常说，你们姊妹5个，最对不住的是你二姐；记住，你们4个一定要对你二姐好；这

是你二姐对咱家的牺牲，也是对你姥姥后半生的安慰，你可怜的姥姥没有在孤独中离去，你二姐可是功不可没，算是提前替妈尽孝了……说起这些话时，母亲的眼角总是湿润的。

直到2017年，母亲70岁生日时，二姐才叫了一声妈。生日仪式之前，二姐神秘地对我和大姐说，生日会上，会有个特别的惊喜。我们当时都不以为然，以为是外地的几个亲戚要回来呢。

在庆典仪式上，当二姐一家去给母亲祝福时，二姐突然叫出了一声长长的“妈”，在场的亲人无不惊讶、叫好……原来，二姐说的惊喜，是几十年来迟到的一声妈啊！二姐的这声妈，仿佛把积攒了几十年没叫妈的情感一下子都叫了出来，像冲破长夜的闪电，像驱散黑暗的强光，让在场的亲人们无不动容。二姐哭着跑上台，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母亲更是激动得泣不成声，双手抚摸着二姐的背，直流眼泪……

这是亲妈啊，二姐何尝不想叫。只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——或许已是一块愈合的伤疤，总也不愿去触碰。二姐成全了这一桩美事，也是万分高兴。二姐说，这次过生日，你二姐的这声妈，就是你妈收到的最好的礼物，比你们送的金手镯、金项链强上百倍，不仅了却了你妈一生的心愿，也解开了你二姐长久以来的一个心结。这生日，恐怕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生日了。

这50年后的一声妈，是对全家过去坎坷的终结，对母亲与二姐，也是一个完美的释怀。二姐终于有了“亲妈”，母亲也终于有了“孩子”，这情景，仿佛失散多年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……

二姐的这声妈，是在母亲去世前一年才叫出来的。现在想想，实属万幸。

深深的思念

安淑媛

能和一个人相处60余年，友好和睦，心心相印，这是一件多么难得的幸事。

我和王润娥老师于1960年初识。当时她19岁，留着短发，我20岁，梳着小辫，在同一所厂矿学校教书。她教语文，我教数学，同在教工宿舍住宿，同在集体大食堂吃饭。润娥不爱说话，为人低调，工作踏实，从没和人红过脸。有一次，装在裤子口袋里的工资不见了，她居然一声不吭，回家只悄悄和母亲说了一下。多年后我们都退休了，都七八十岁年纪了，她才跟我说起这件事。

退休后的我们仍然在太纺宿舍居住。润娥、我和几个退休老师经常到附近的和平公园聚会，一起聊天、赏花。丁香树开花了，我们就一起寻找五瓣丁香花，谁先找到了，大家就欢呼着奔过去，像一群天真的孩子。芍药花开了，我们就相约去芍药园，用相机、用手机，追拍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。幸福与快乐围绕着我们，也感染着身边的游人。重阳节到了，我们又相跟着，模仿古人去登高。和平公园有一处较高的土坡，游人不多，有花有树有长椅，我们几个

人在这里尽情挥洒，赏灿烂秋景，吟诗，唱歌，有时还边唱边舞，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

别看润娥言语不多，可她比谁都聪明。她制作的短视频应时应节，音乐、画面都很美，发到退休教师群里受到一致赞扬。每天早上，我都能收到她制作的短视频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她的诗朗诵录音：东方欲晓，莫道君行早。这样的交流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。

岁月无情，我们一天比一天行动不便，到公园相聚有困难。于是，润娥想出一个在家中用手机开歌会的好办法：每人回家唱一支歌，把视频发给她，她制作后再发给大家。这样，我们不用出门，就能在自己家中听歌相聚了。

今年9月2日上午，润娥唱了一支《保卫黄河》，我唱了一支《在太行山上》，郝老师和韩老师各唱了一支《游击队之歌》《大刀进行曲》，没承想，这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歌会相聚。

在之后的几天里，就没有了润娥的信息，我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。后来才得知，润娥于9月18日去世了。临终前她嘱咐儿子，不要在群里发讣告，因为有些老师年龄大了，怕惊扰她们。

大家满怀惋惜之情——为她悄悄地来，默默地去，一辈子小心谨慎，兢兢业业，老老实实，善良做人。

禁不住对好友的思念，我以一首小绝寄托哀思，怀念我的好友润娥：“一年一度又重阳，落叶纷飞菊正黄。昔日登高欢乐处，音容宛在泪千行。”

在我的家乡大同，有一样食物温润如玉、晶莹如镜，是人们款待嘉宾、招待亲人的绝品。它皮儿透亮，馅儿实在，一口下去，满嘴都是筋、香、松、软的实在劲儿。这就是“玻璃饺子”。

在雁北地区，玻璃饺子，也叫水晶饺子。它可不是寻常的白面饺子，皮儿是透亮的，更有艺术感。

玻璃饺子是姥姥拿手的绝活。她会精心挑选上好的土豆粉，加入适量的开水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再擀成一张张薄如蝉翼的饺子皮。馅料则选用新鲜的蔬菜或肉末。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玻璃饺子端上桌时，那晶莹剔透的外皮，仿佛能映照出人内心的喜悦和满足。每一口咬下去，都是对味蕾的犒赏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8年前，姥姥离开了我们，我也离开了故乡，来到太原。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，每当节日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姥姥，想起玻璃饺子，想起那熟悉的味道。

玻璃饺子

张雪辉



前不久回老家，我随口提起想吃玻璃饺子，妈妈便记在了心上。她特意打电话问三个姨姨，回忆姥姥做饺子的诀窍，甚至把每个步骤都记在本子上，还专门买来姥姥习惯用的香油和酱油。

我准备返程的前一天，天刚亮，妈妈就忙活开了。她选了圆滚滚的土豆蒸熟，趁热剥皮捣成泥，再掺上雪白的山药粉面，趁热揉到光滑。馅儿也讲究，羊肉胡萝卜、猪肉大葱韭菜，拌上花椒、盐和滚烫的胡麻油，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

妈妈包饺子时，手指灵巧地捻着皮儿，薄得透光却结实，舀上馅儿一捏一挤，圆滚滚的玻璃饺子就立在案板上。皮儿乳白半透明，里头的红绿馅儿若隐若现，好看得让人舍不得下口。饺子摆上笼屉，大火蒸15分钟，那香气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洋洋的。

“出锅喽！”妈妈掀开锅盖，一个个晶莹剔透的饺子像玉珠儿，比刚包时更透亮。夹起一个蘸上蒜醋，咬下去，皮儿筋道滑软，馅儿鲜香多汁，各种味道在嘴里交织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尝到了姥姥的味道，仿佛她就坐在我们身边，笑着看我们吃。玻璃饺子，包的不仅是馅儿，更是妈妈的爱和思念。

假期最后一天，我踏上了南归的动车，行李中有三盒早上刚刚出锅的玻璃饺子。望着这倾注了妈妈心血的玻璃饺子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这不仅仅是一道食物，更是一份心意。它承载着家族的记忆，也是情感的纽带，将我们与故乡、与亲人紧紧相连。

玻璃饺子，是家的味道，是山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对生活最滚烫的热爱。

